

我與文學及其他

朱光潛著

北京市
教師進修學院
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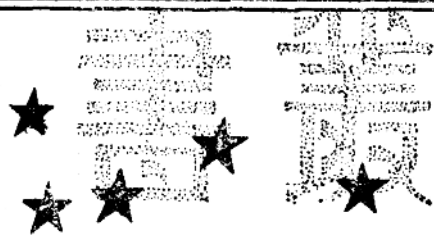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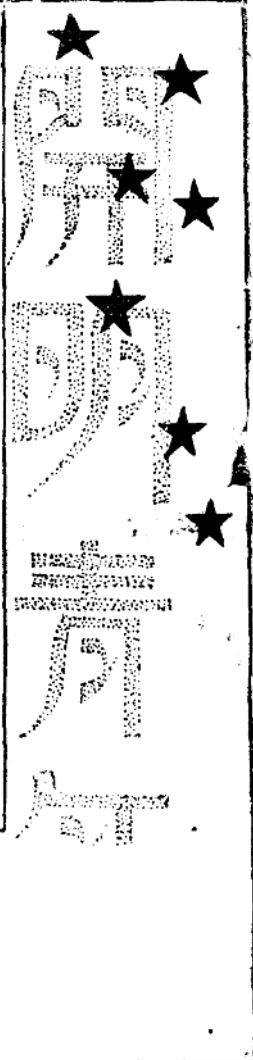
京大

我與文學及其

朱光潛 著



開明書店



他其及學文與我

版初月十年二十三國民

版四月六年六十三國民

元二幣國價定冊每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發行者

代表人
開明書店
范洗人

著作者

朱光潛

印翻准不 * 權作著有

(98P.) K

我

序

孟實先生重訂這個集子，囑我寫幾句話，作爲序文。這裏的十來篇文字，我大多讀過；現在重讀，好像初嘗時鮮似的，還是覺着甘美。各篇談說的方面不同，可差不多都涉及詩。孟實先生說，「一切純文學都要有詩的特質」；推廣開來，好的藝術都是詩，一幅圖畫是詩，一座雕像是詩，一闕曲調是詩，一節舞蹈是詩，不過不是文字寫的罷了。要在文學跟藝術的天地間迴旋，不從詩入手，就是植根不厚。孟實先生對文學跟藝術有着深廣的理解，從文學跟藝術得到美滿的享受，就在他在詩上立下深厚的根基。他把這些文字貢獻給讀者，讀者受他的薰染，也在詩上下工夫，得益自不待言。

尋常說話作文，各人有各人的派頭；討論文藝也一樣。有些人把理論認作數

學的定理，一陣子「因為」「所以」，就達到結論：這必須如此，不能如彼。這樣的討論往往帶着命令的意味。言外彷彿說，你們得跟我一樣的思想。另外一派可不然。他們不把理論看作金科玉律，無論現成的或是獨得的，都給它作詳悉的疏解；就是結論也不以為「天下之道在是」，彷彿說，我是這麼想，願與你們商量。如果讓我站在讀者的地位，我喜歡讀後一派的文字；因為這時候我有自由細細的想，這自由是作者給我的，其中流盪着誠摯的友誼。孟實先生的文字，一貫的屬於後一派；他能得到衆多的讀者，這是一個原因。

我想，同樣說話作文，照前一派的辦法比較容易——雖然我連比較容易的也做不來。現成的理論有的是，揀些中意的，作為論據，像演算這麼算一下，答數就來了。後一派的辦法可就難些。給理論作詳悉的疏解，得有深入的學力；把語言說得親切有味，有見地而不是成見，有取捨而不流於固執，得有開廓的襟懷。孟實先生這些文字是深入的學力跟開廓的襟懷交織而成的。他的「文藝心理學」，

評論者認為一部「醇醪有味的談美的書」；這些文字的大部分寫於寫「文藝心理學」那個時期，正如作畫似的，既有揮灑鉅幅的魄力，畫些尺頁小品，自能行所無事，而精妙不二。我們讀「文藝心理學」，宛如聽孟實先生講學，可決不是學校裏常遇的讓學生們倒頭欲睡的那種講學。我們讀這個集子，宛如跟孟實先生促膝而坐，聽他娓娓清談；他談他怎樣跟文學打過交道，一些甘苦，一些心得，一些愉悅，都無拘無束的傾吐出來。他並不教訓我們；我們也沒有義務必須受他的教訓。可是，不知不覺之間，我們讓他薰染了，至少對文學見得深廣了。我自己有這麼個直覺，寫在這裏，願與這個集子的讀者互相印證。

三十二年五月，葉紹鈞。

增訂版自序

抗戰前我曾應良友公司的請求，把一些論文藝的文章集成一冊，題爲「孟實文鈔」印行。不知是第幾版快賣完了，良友公司突然來一封信向我宣告破產，將原書版權交還。他們破產，我的書和版稅自然也都隨之「破產」了。本來我想把這事就如此了結，不再去理會它；不料相識或不相識的朋友時常來信問起這書，引起我把它重印的念頭。從前印這書時，我曾自認「未能免俗」；現在再印，自然仍是「未能免俗」。如果不想人看，我當時就未必寫，雖是「未能免俗」，也許是「人之常情」吧？

原書題爲「孟實文鈔」，實在太冒昧，它容易引起從前許多「文鈔」「詩鈔」的聯想。我原來也並沒有妄自期許的意思，只隨便循舊例定那麼一個名稱。

這究竟不妥，所以取書中第一篇的題目改用今名。這幾年中我另外寫過幾篇論文藝的文章，大半沒有保留，留下來的兩篇——「理想的文學刊物」和「從我怎樣學國文說起」——大致說明白了我的理想和經驗，與本書其它各篇性質相近，所以附載於後。

民國三十二年三月，嘉定武漢大學。

目 錄

序·····	一
增訂版自序·····	一
我與文學·····	一
談學文藝的甘苦·····	六
談趣味·····	一四
談讀詩與趣味的培養·····	二一
詩的隱與顯·····	三一
詩的主觀與客觀·····	四六
從生理學觀點談詩的「氣勢」與「神韻」·····	五一

我與文學

我生平有一種壞脾氣，每到市場去閒逛，見一樣就想買一樣。無論是怎樣無用的破銅破鐵，祇要我一時高興它，就保留不住腰包裏最後的一文錢。我做學問也是如此。今天丟開雪萊，去看守薰煙鼓測量反應動作，明天又丟開柏臘圖，去在古羅馬地道下陰森曲折的墳窟中溯「高楊式」大教寺的起源。我已經整整地做過三十年的學生，這三十年的光陰都是這樣東打一拳西踢一脚地過去了。

在現代社會制度和學問狀況之下，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已經沒有存在的可能，一個人總得在許多同樣有趣的路徑之中選擇一條出來走。這已經成為學術界中不成文的憲法，所以讀書人初見面，都有一番寒暄套語：「您學哪一科？」「文科。」「哪一門？」「文學。」假如發問者也是學文學的，於是「哪一國文學？」

哪一方面？哪一時代？哪一個作者？」等問題就接着逼來了。我也屢次被人這樣一層緊逼一層地盤問過，雖然也照例回答，心中總不免有幾分羞意，我何嘗專門研究文學？何況是哪一方面和哪一時代的文學呢？

在許多歧途中，我也曾碰上文學這一條路，說來也頗堪一笑。我立志研究文學，完全由於字義的誤解。在我幼時所接觸的小知識階級中，「研究文學」四個字祇有兩種流行的涵義：做個幾首詩，發表幾篇文章，甚至於翻譯過幾篇伊索寓言或是安徒生童話，就算「研究文學」。其次隨便哼吟詩念念文章或是看看小說，也是「研究文學」。我幼時也歡喜哼吟詩念念文章，自以為比做詩發表文章者固不敢望塵，若云哼吟詩念念文章即研究文學，則我亦何敢多讓？這是我走上文學路的一個大原因。

誰知道區區字義的誤解就誤了我半世的光陰！到歐洲後見到西方「研究文學」者所做的工作以及他們所有的準備，纔懂莊子海若望洋而嘆的比喻，纔知道

「研究文學」這個玩藝兒並不像我原來所想像的那樣簡單，尤其不像我原來所想像的那樣有趣。文學並不是一條直路通天邊，由你埋頭一直向前走，就可以走到極境的。「研究文學」也要繞許多彎路，也要做許多乾燥辛苦的工作。學了英文還要學法文，學了法文還要學德文，希臘文，意大利文，印度文等等；時代的背景常把你拉到歷史哲學和宗教的範圍裏去；文藝原理又逼你去問津於圖畫，音樂，美學，心理學等等學問。這一場官司簡直沒有方法打得清！學科學的朋友們往往羨慕學文學者天天可以逍閒自在地哼詩看小說是幸福，不像他們自己天天要埋頭記乾燥的公式，搜羅乾燥的事實。其實我心裏有苦說不出，早知道「研究文學」原來要這樣東奔西竄，悔不如學得一件手藝，備將來自食其力。我現在還時時存着學做小兒玩具或編籐器的念頭。學會做小兒玩具或編籐器，我還是可以照舊哼詩念文章，但是遇到一般人對於「研究文學」者「專門哪一方面？」式的問題就可以名正言順地置之不理了。那是多麼痛快的一大解脫！

我這番話並不是要唐突許多在外國大學中預備博士論文者，祇是向國內一般青年自道甘苦。青年們免不掉像我一樣有一個嗜好文藝的時期，在現代中國學風之中，也恐怕免不掉像我一樣以哼詩念文章爲「研究文學」。倘若他們再像我一樣因誤解字義而走上錯路，自然也難免有一日要懊悔。文藝像歷史哲學兩種學問一樣，有如金字塔，要鋪下一個很寬廣笨重的基礎，纔可以逐漸砌成一個尖頂出來。如果入手就想造成一個尖頂，結果祇有倒塌。中國學者對於西方文藝思想和政教已有半世紀的接觸了，而仍然是隔膜，不能不歸咎於祇想望尖頂而不肯顧到基礎。在文藝，哲學，歷史三種學問中，「專門」和「研究工作」種種好聽的名詞，在今日中國實在都還談不到。

這番話祇是一個已經失敗者對於將來想成功者的警告。如果不死心蹋地做基礎工作，哼詩詩念念文章可以，隨便做做詩發表幾篇文章也可以，祇是不要去「研究文學」。像我費過二三十年工夫的人還要走回頭來學編籐器做小兒玩具，

你說冤枉不冤枉！

（原載「我與文學」）

談學文藝的甘苦

親愛的朋友們：

這個題目是丐尊先生出給我做的。他說常接到諸位的信，怪我近來少替「中學生」寫文章，現在「中學生」預備出「文藝特輯」，希望我說幾句切實的話。諸位的厚意實在叫我萬分慚愧。我從前常給諸位寫信時，自己還是一個青年，說話很自在，因為我知道諸位把我當作一個夥伴看待。眼睛一轉，我現在已經糊塗塗塗地闖進中年了。因為教書，和青年朋友們接觸的機會還是很多，但是我處處感覺到自己已從青年儕輩中落伍出來了。我雖然很想他們仍然把我看作他們中間一個人，但是彼此中間終於是隔着一層什麼似的，至少是青年朋友們對於我存有幾分歧視。這是常使我覺得悲哀的一件事。我歇了許久沒有說話，一是沒有工夫

去說，二是沒有興會去說，三是沒有勇氣去說。至於我心裏卻似一個多話的老年人困在寂寞裏面，常渴望有耐煩的年輕人聽他嘮叨地剖白心事。

我擔任的是文學課程。那些經院氣味十足的文藝理論不但諸位已聽膩了，連我自己也說膩了。平時習慣的謙恭不容許我說我自己，現在和朋友們通信，我不妨破一回例。我以為切己的話纔是切實的話，所以我平時最愛看自傳，書信，日記之類赤裸裸地表白自己的文字。我假定你也是這樣想，所以在這封信裏我祇說一點切身的經驗。我所說的祇是一些零星的感想，請恕我蕪雜沒有系統。

我對於做人和做學問，都走過許多錯路。現在回想，也並不十分追悔。每個人的路都要由他自己摸索出來。錯路的教訓有時比任何教訓都更加深切。我有時幻想，如果上帝允許我把這半生的賬一筆勾消，再從頭走我所理想的路，那是多麼一件快事！但是我也相信，人生來是「事後聰明」的，縱使上帝允許我「從頭再做好漢」，我也還得要走錯路。祇肯摸索，到頭總可以找出一條路來。世間祇

有生來就不肯摸索的人纔會墮落在迷坑裏，永遠遇不着救星。

一般人常說，文藝是一種避風息涼的地方，在窮愁寂寞的時候，它可以給我們一點安慰。這話固然有些道理，但亦未必盡然。最感動人的文藝大半是苦悶的呼號。作者不但宣洩自己的苦悶，同時也替我們宣洩了苦悶，我們覺得暢快，正由於此。不過同時，偉大的作家們也傳授我們一點嘗受苦悶的敏感。人生世相，在健康的常人看，本來是不過爾爾，朦朧馬虎地過活，是最上的策略。認識文藝的人，對於人生世相往往見出許多可驚可駭可痛哭流涕的地方，這種較異樣的認識往往不容許他拘泥烏埋頭不看獵犬式的樂觀。這種認識固然不必定是十分澈底的，再進一步的認識也許使我們在衝突中見出調和。不過這種狂風暴雨之後的晴空晴日，大半是中年人和老年人的收穫，而且古今中外的中年人和老年人之中有幾人真正得到這種收穫？苦悶的傳染性極大，而超脫苦悶的澈底解悟之難達到，恐怕更甚於駱駝穿過針孔。我對於西方文學的認識是從浪漫時代起。最初所學得